

一大早,淅淅沥沥的雨便下了起来。时近端午,湿热渐盛,尤其地处湘南这片昔日的“瘴气之地”,体感更易不适。前段时间高温持续,闷热难耐,亟待雨至,浇散了炎热,氤氲的水气扩散开来,渗透出丝丝凉意,浮躁的心情便应景地平添了些许静气。

风伴着雨来,时急时缓,好像调皮的孩子围着绕圈,一忽儿扯动裙角,只偷眼来瞧你,却发现这厢面色淡淡不在意,不满足于没有引起应有的关注,于是恶作剧地再次加力,挥动小拳头频繁敲击雨伞,想要掀翻伞面,唬着大家着急忙慌地应对。小家伙已然逗弄得逞,却又似乎害怕被迁怒,匆匆飞遁,将天际的雨幕抖动得如同披风烈烈,而我们只是陷在铺天盖地的湿润里,捕捉着它若有若无、微不可察的细小动静。

从柏油大道转入不足丈许的粗砂石砾铺就的小路,垄下栽满茂盛的农作物,结荚的毛豆躲在浓绿肥厚的叶片中窥探来人,玉米则目不斜视地与行人擦身而过,远处齐整的烟苗带着沙场点兵的气势,无声地宣示着作为“烤烟王国”的桂阳不容小觑的烟叶产量。在如此壮观的背景下,风愈渐小心翼翼,雨雾也恍若轻纱,缥缈着绿遍山原,犹如一幅梦幻的山水田园画卷,清新秀丽而又浪漫悠远。

行进二百里,在一处毫不起眼的小院前停住。此处,就是振南书院。

此时,它安静地矗立。按说,它不应该是安静的,至少在参观团队深入其中的时候,它的宁静一定会被打破,可不知为何,鱼贯而入的人群忽然就诡异地陷入了不约而同的沉默当中。

从前门到大厅,再到大堂,人眼满是青砖黑瓦,并无异常,不由心生纳闷。

这是一个嘈杂的世界,如果不是惊声尖叫,很难引起他人的注意。我们为了发出自己的声音,不得不再提高音量,千万个人的声嘶力竭制造的只是人声鼎沸,因而我们个人发声所发挥的功用,充其量也不过是生产噪音的一分子。可是,一旦沉默变成众人的不期而遇,周遭的宁静就会赋予感官更多的敏锐。绕过天井,进入大厅,隐约几声稚嫩童音传来,凝神细听却又须臾全无,一时间以为不过是幻听。再走几步,来到教室门口,正待伸头一探究竟,忽地看见满室小学生,正瞪大眼睛惊讶而又好奇地打量着这群不速之客。

原来如此。会心一笑之后,大家维持着深以为然的默然,于无声中渐次加快了参观的脚步。

这座始建于民国十九年的书院至今只有百余年历史,相比于其他古书院和古村落建筑,只能说有些历史,还远远谈不上古老。这座书院是由本地的龙氏家族及附近七个自然村落的村民自发捐建,仅用时七个月就建成办学,小而精致是书院的特点,占地1300余平方米,坐北朝南,主楼呈长方形,正南面墙体呈“山”字形,寓意“笔架”,大厅横梁上悬挂文房四宝,蕴含“读书圣地”之意。整栋楼分为上下二层砖木结构,共有四间教室。主楼旁侧几步开外另有三间小室辟为食堂,另一侧的小屋设为洗手间,过去需要穿过一个平整的小坪,平素小坪大约是作为学生们的操场。



□向娟

书院一度为桂阳县北半乡规模最大、名声最响的小学学堂,其后又为中学育人使用,学子人数最多时达三百余人。2002年书院曾停办,十余年后,2018年6月开始进行大规模修缮,同年10月恢复办学,目前接收小学一、二年级,现有学生三十多名,教师三人。尽管师生为数不多,但学校还配备了多媒体教室,在教学设施方面,努力与现代化教育接轨,也契合了“古老书院新式教学”的办学宗旨。

身为本校三位教师之一的校长仍旧只是一个民办教师,但丝毫不影响他对教育事业的一腔热忱。为了不干扰孩子们上课,众人从大堂一路追随他到大门,站在与书院同龄的粗壮樟叶榭下,听他介绍县里对书院的诸多扶持。话语娓娓,轻巧地消散,随着微风扬起头顶的枝叶,也跟着细雨飘落到青砖之上,就这样依托着树的生长和雨水的渗入,完成了它悄无声息的扎根,与书院融成一体。

目光锁定书院的外墙,在茼蒿阴留下的粗粝和斑驳,与其他古书院何其相似。相同的是,他们无一例外都曾承担着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和文脉延续的重任,也都对当时和当地的教育事业做出过应有或突出的贡献,并产生了深远影响。不同的是,这些古书院最终的归宿不尽相同,多少有些令人唏嘘。遥想当年,桂阳作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郡,古往今来尊师重教蔚然成风,自东汉年间,桂阳太守卫飒始兴教育,倡“修序序之教”,郡守栾巴“兴立学校”。东晋建武元年创办学,至明代州学蓬勃发展,办学兴教不衰,城乡书院林立。曾开启桂阳书院教育先河,并在元代达到鼎盛的石林书院,早先于元末毁于兵乱,仅成为桂阳人凭吊先贤、展演学术的场所,尽管后来在明万历初得以重修,却又在明末复毁于乱,终湮没于历史的扬尘。而坐落于武陵江畔、兴建于清

咸丰十年的鉴湖书院,经历一系列演变,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改办小学、初中、高中,最后结束百余年办学历史,作为寺院使用。但目前仍有为数不少的古书院沿袭着千百年来的教育育人的职能,例如鹿峰书院改为桂阳县第三中学,龙潭书院改为桂阳县第一中学,它们依然在桂阳的文化教育中熠熠生辉。

一如今天的振南书院。

手抚青砖,掌心透出湿润微凉。万事万物皆有灵性,古书院也概莫能外。这里的每一块墙砖,都曾聆听过学子们琅琅的书声,见证过他们的成长,每一天的晨昏日落,每一日的风霜雨露,每一位师长和学子的气息言语,都会带着当时的温度加覆一层,而后慢慢淡去,在时光里风化,变成历史纵深处殷切的遥思与凝望。但我坚信,房屋也是有生命的,只是它的年轮很漫长,那些砖墙之上附着的昔日,都是恒久的精魂。不知道在过去的悠悠岁月里,是不是也有某位学子,会如此刻的我一样,用连接心灵的指尖去触摸这栋古建筑的脉动,感受它的心跳,和它交流此刻的心声。

它的心声是什么呢?我猜想,不外乎是,留住琅琅的书声。毕竟,作为一所书院,它全部的使命和所有的职责,就是启迪心智、教化育人,就是文化传承、文明延续。因而,那还有什么,会比学子的读书声更令它心醉和欣慰呢。

一路走来,面对逐渐寂寥的古村落,或多或少有些感触,修旧如旧虽然尽可能地做到了还原古貌,但形似并非神似,始终还是感觉缺少了点什么,这固然是种遗憾,却也是政府重视之下对古屋修缮的最大努力,因为多数古屋属于私人资产,政府无法干涉太多,更何况,财政资金有限,对古村落维护需要的支出庞大,相应的职能部门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。除却客观因素,更为现实的是,

古村落日渐荒芜,人烟愈发稀少,随着老人故去、住户搬离,出于居住条件的考虑,多数古屋空置,其中部分因年久失修已衰败坍塌,只能站在废墟上,心怀“落雁迷沙渚,饥鸟集野田。客愁空伫立,不见有人烟”的苍凉,想象它隐约的轮廓。

儿时见过这样的场景。站在村里无人居住年久失修的残屋前,爷爷总是忍不住感叹,房子是要人养的。浅显直白的话语往往蕴涵着深刻的道理,在房屋庇佑住户的同时,住户也会对房屋进行保养和修缮,这又何尝不是人对房屋的反向“滋养”。可见,人与房屋和人与自然一样,都是相互依存的关系,尤其对于房屋来说,人才是不可或缺的存在。

现时如火如荼的乡村振兴正在开展,美丽乡村建设方兴未艾,而关系古村落的维护和发展,“乡村人”的回归是极其重要的因素。在参观途中,无论是郴州北湖区小埠村的回购村民住宅进入村级企业进行流转,实行统一维护管理,还是桂阳县大湾村等古村落发放相应补贴,倡议住户按照统一标准进行古屋修缮,抑或是类似欧阳海镇振南书院这样通过维持古建筑的原貌及功能,尽可能做到“旧屋新用”,我们都能深切感受到,政府在保护和开发古建筑方面的良苦用心和深谋远虑,为保持和提高与古建筑相辅相成的“人”的配置,着力于提高守护之“人气”,致力于提高关注之“人气”,尽力于提高流动之“人气”,效力于提高开发之“人气”,无疑都为当下的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动力与活力。

固然,已经默默地消逝于时光长河的古建筑令人遗憾,但此时的重视正当其时。就一众古书院而言,没落和损毁是憾事,能保存和延续下来是幸事,但在此基础上,还能继续发挥其职能,则是它能永葆生命力的乐事。故而,消失不是古书院的宿命,沉寂只是暂时的过渡,所有现今仍然存

在的古书院,不论是作为展示参观之地,还是持续它的办学之职,都因着人气的注入正源源不断地发挥着“文明承袭、宣传和发扬”的潜质。古书院的存在,既有经济价值,也有历史意义、现实意义和未来发展意义,还有人文价值,但更多还在于它所承载的作为一个时代、一方水土、一个民族的精神,往昔如何沿袭下来,将来又要如何延续下去的时代命题。譬如,当我们谈论汝城濂溪书院的时候,必然会谈及宋朝儒家理学思想的开山鼻祖周敦颐,以及他的《太极图说》《通书》《爱莲说》等一系列著作,继而由他的思想、学术“上承孔孟,下启程朱”横向扩散至邵阳濂溪书院、赣州濂溪书院、九江濂溪书院等,向下还能够延伸到他弟子程颢、程颐兄弟,进而涉及到更多……从一座古书院扩散辐射开去,便能勾勒出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文明清晰可循的脉络。

文化从来都不是虚无的,作为一个所谓的文化人,亦对文化的追根溯源有着相当的敏感。小时候喜欢听父亲讲故事,或许父亲也是有意为之,多用典故作为启蒙。程门立雪的成语出自《宋史·杨时传》:“至是,杨时见程颐于洛,时盖年四十矣。一日见颐,颐偶瞑坐,时与游酢侍立不去。颐既觉,则门外雪深一尺矣。”父亲讲述得浅显易懂,大意是说宋代的杨时考取进士后不愿做官,专心研究学问,起先在颖昌拜程颐为师,师生情谊深厚。程颐死后,四十多岁的杨时又和同学游酢一起到洛阳去请教程颐的弟弟程颐。他们到程颐家时,程颐正在打瞌睡。两人不敢惊动他,就侍立在门口。程颐醒来后发现门外的雪已下了一尺多深。程门立雪的典故由此而来。

幼时懵懂,难能深思,只记住了浅显的意思,就是要尊重老师。几年后进入小学,老师嘱咐背诵课文《爱莲说》,特意说明,周敦颐曾在郴州汝城为官,任职县令四年。那一刻与有荣焉,瞬间拉近了与先贤的距离。父亲告诉我,程门立雪典故中的程颢、程颐兄弟就是周敦颐的学生,而杨时又是兄弟俩的学生,我顿时肃然起敬。初中时,语文课本有邓拓的文章《事事关心》,开篇即引用了一副对联“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,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”,文后注释:该楹联出自江苏省无锡市东林书院,为明东林党领袖顾宪成所撰。若干年后,在东林书院的简介上读到这样一行字:“东林书院创建于北宋政和元年即公元1111年,为当时北宋理学家程颢、程颐嫡传高弟、知名学者杨时长期讲学的地方……”眼光定格于熟悉的名字,脑海中却骤然开启了一扇神识的大门——从周敦颐到程氏兄弟,再到杨时、顾宪成,从儒家到理学,从濂溪书院到东林书院,代代接续的文化传承就像一个连环,环环相扣,串起了源远流长、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。

这一刻,深深地羞愧于自己的肤浅。

走出古书院,风雨已歇,四野景致依旧,置身于无边的寂静,仿佛刚穿越历史冗长深邃的甬道,如梦初醒。身后的院墙里响起齐整稚气的读书声,这声音,恍惚与千百年来千百所古书院里莘莘学子的诵读声重合,逐渐融为一体,愈渐宏大磅礴……

这是希望之声,是时间之匙,是文明之经纬,是恒久流传之中华文明!

井与塘的对话

□唐咏梅



一座村庄的历史,从一口与大地体息息息相通的古井开始——井泉,滋养一波波孩童落地生根,抽枝长叶,开花结果,或浪迹天涯。

有村庄的地方就有水井,有水井的地方就有女人。三十年前的赣中乡村,漫长冬日总有霜雪。当大地藏起繁华,积雪、重霜覆盖山峦、田野。弯弯的山路,低矮的瓦房,飞鸟不至,世界冰凉。那口老井仍是鲜活的,滴水成冰的早晨,女人挑起木桶,冲破雪雾走向旷野。泉水汩汩流淌,自由呼吸吐纳,如母亲温热的胸口怦然心动。井面升起温润水汽,带给女人无限激情。拨开雪泥,弯腰取水,冻裂的手指尖传来丝丝缕缕温暖惬意。

拖家带口流徙的一群人,在掘井及泉的南山脚下,打桩、奠基,建祖屋——为青河洲上一眼丰沛山泉,歇下流浪的脚步。我出生的那个小村,因此得名“古洲”。

群山拥簇的椭圆形小山村里,这口老井安然躺卧蜿蜒村道边,回字形青石板小路引向幽深井台,浓密藤萝笼罩井面,山泉水从石壁突兀岩缝间涌出,凝神静听,啾啾轻响。夏日炎炎时,过路的人来井边,掬一捧井水抹脸,咕咕咕,一口气灌上几口,清凉甘甜直入肺腑,满身热汗顿消。这份清凉,即便盛夏骄阳,也不可贪心消受——久坐,非着凉不可。走进一片新天地,开疆扩土的男人如盘古,以脚步丈量,用眼睛勘测,胸口俯贴地面,为找准一眼山泉深藏地底的隐秘出口,如同探索一颗细里藏针的女人心,充满冒险与激情。井是稀罕的,稍有不慎,就白费力气,满盘皆输,还得继续不停寻找。

当男人以智慧加蛮力打开一口新泉,冰凉山泉带着泥沙喷涌四射,他抹去额头流淌的热汗,给混沌初开的村庄带

来生命的源泉。挖井的是男人,爱井的是女人。男人起身跳出井来,甩甩身上泥水,把与水井有关的单调长久的日子,交给女人。三日后,清晨,井水清澈透明,女人探进身子理一理乱发,看井底的那个人儿,比镜子里的自己更美。

女人日日照临,脚步细碎,来到井台边,肩头一对大木桶挑起生命的渴望。聚族而居的男人和女人,生了一窝又一窝葫芦瓜似的孩子,子孙蔓草般生长。那口古井也开花了……时光流转,初来的百来人口,繁衍出两千余人的大家族,一口古井带出十八个女儿,清凌凌散落山村各个角落。

生儿育女的女人似女媧。她恋着一口井泉清流,痴痴守护村庄生命的清静。井泉是波澜不起的女人心,是女人清亮透明的眼睛。

看着井泉无声无息没日没夜流淌着,并不搅扰心底一轮明月溢满清辉的脸,她惆怅眉眼,亦如山泉活泛起来。再苦再难的日子,仍盼着涌出井泉的甘甜。

井的沉静与清高,人神共知。她总与你保持着距离,或山脚,或田边,或河滩,不染人气污浊,拒绝牲畜腌臢。若是有人不守规矩,胆敢在井泉上游,周围乱建牛栏、厕所,亵渎了井神,不出几年,清井必然变混浊,甘冽山泉水变得又苦又咸。此时,任男人再怎么下死力淘干、清洗,被冒犯了的水井再也回不去最初清明如玉的好模样。

井泉不疾不徐,水满则溢,源源不断,至清有鱼,够你渴饮,一如山里女人绵绵不绝的柔情。倘若男人心生妄念,挖掘过深,超出极限,甘甜的泉水一溜儿全跑光,徒留满井干泥沙,千呼万唤不再回来。“泉眼无声惜细流”,她的节制,女人引为千古知音,深情款款,不乏不溢,不停不休。

有老屋的地方就有池塘,有池塘的地方就有男人。“树之榛栗,椅桐梓漆,爰伐琴瑟。”三百多年前,从四川盆地迁入赣中山林的先祖,开基建祖屋,请得堪舆师看定祖宗神位、规划四周边界之时,便发了大屋门前安置一口水塘的宏愿,塘边当然是要栽树的。祖上先人,不是种桃柳种春风,是种“榛栗”,榛子、板栗,老人孩子爱吃,也是敬神的珍品;还种“椅桐梓漆”,秀木成材,是制作古琴的嘉树。

于是,两千多人口的小村,五六百户人家,平常百姓家有三间开的老屋门口坪场边,就有半亩到一亩大小池塘。爷爷每天起早,第一件事就是坐在屋前坪场上,嘴里衔一根长竹杆烟筒,看着清水池塘。

爷爷说,挖塘的时候是辛苦的。

爷爷全身只着一个裤衩,整个人落在泥坑里,一挑挑土坷垃,一块块大石头,都得搬离,最苦最累的活,男人干;松软肥泥摊平作菜园子;大小石块砌一道弧形塘坎;当中留个

缺口,通往河边、田渠,装上鱼篓。

一家人住进新屋时,门前小树已栽下,一口新池塘放满水,波光潋滟,心也荡漾。

新起一口池塘,春上投放几勺蝌蚪大小的鱼苗,眨眼不见了踪影。山涧、河渠、水田垄沟里匀出一管拇指长的长流水,日日夜夜,漫过塘口,溢出,回流河床、田垄间。

爷爷一天天起大早,点起一支竹烟杆,眼睛紧盯水面。一池清水空明如镜,这时,他总疑心那几块钱鱼苗确是化成了清水。

一晃到了六七月间,外边塘坎下,早春苜蓿几株茭白,已抽长叶子挺直了腰杆。一大早,翠鸟轻巧身子悠悠悠,金色细爪猛一蹬,箭一般扎入水里又亮翅飞起,一身蓝靛滚落细密水珠。

小翠鸟嫩黄尖喙啄着一条三两寸长小白鱼,“翠——哩——哩”,欢叫着飞远。

爷爷搁下烟杆,割回满满一筐青草,一把一把撒向池塘。平静的水底,霎时如春日里青芒破土,钻出数不清的小鱼儿,婴儿似的小嘴张开,你挨我挤形成一道道回形波纹。

隔三岔五的年头,新塘变成了老塘。一口水塘的丰饶馈赠,总是超出了我们的想象。

冬至过后,捡个大晴天,干塘起大鱼。打开缺口,慢慢放水,大鱼不时跃出水面。竹罩子扑进深塘底,爷爷把一条条两三斤重的大鱼抓起,一斤半斤的留着。起完大鱼,起塘泥,糨糊似的黏稠,用粪箕捞起,倒进菜园沟垄里,来年种瓜点豆添作农家肥。

正掏着,手被狼咬一口,双手深入泥底,猛地一翻,嘿!好沉,一只大甲鱼,四肢乱蹬,肚皮雪白。当晚就炖了,左邻右舍围一大桌子,都来尝一口鲜汤。

更巧的是,有时挖到塘坎边半干泥团,敲开,一团着黑黄麻衣,满肚皮雪白的蛙,眼睛紧闭着,几十只,害羞似的,紧紧挨在一块儿,扯也扯不开……爷爷心里起了怜惜,拣一处干净暖和的石缝,把那一团带着黏液的肉塞进去,捂上一坨泥。

山洪来时,水塘混浊激荡,兴风作浪;久旱无雨,水塘干瘪无神,哀求着你给它吹一口仙气。

门前一口水塘,它是流俗的,善变的,天干它也干,天降豪雨,它也张狂,也满溢。

水塘眼看就要见底,池底鱼儿奄奄一息,早晚浮出水面,张开大口,等待救援。这会儿,男人的胸口是疼的,仿佛让他忆起了曾经有过的焦渴,死鱼似的翻起白眼的恐惧。他要奋起,他要拯救。

他从最远的山泉水沟,引来一道筷子嘴那么细的水流,一点一滴,满塘鱼儿就得救了。

清水养鱼、虾;塘泥种清荷、育肥藕;污泥倾覆菜地里、果树下,一年四季亩蔬丰饶,花果飘香。塘坎下,齐整整一排茭白,一到夏初,雪白笋子又肥又嫩。新起的青色热油红烧,拌上素丝茭白,荤素搭配,便是一道饕人的时鲜。

我家门前一口水塘,幸得一眼临泉眷顾。清凉,从万壑青山深处逶迤而来……



人家处在花丛中 宋文治作

青山也 記 録